民间艺术样式的精神还乡

——读电影文学剧本《龙凤呈祥》有感

□ 李怡萍

孝义皮影戏是中国皮影戏的重要支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有名无名的民间艺人。皮影艺术的孝义现象,不是一下子建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于传统的师徒关系传承式的手把手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皮影艺术人才在回忆自己走上这条路的时候,都有自己感念的前辈和师父,因而,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第几代传承人。

明清时期是孝义皮影的鼎盛期,但皮影毕竟是小众,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皮影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迷期,很多身怀绝活的民间艺人担心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技艺在自己这一代失传。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孝义的皮影艺术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曾经为我们生活增添欢乐的皮影艺术正面临着失传的困境。基于此,电影文学剧本《龙凤呈祥》的出现正当其时。

夜晚,古村落,昏黄的油灯下,古老的皮影戏伴随着皮腔音乐悠扬地响起。这样的情形,瞬间把读者带入了《龙凤呈祥》所设定的情境之中,使原本对于孝义皮影戏陌生的年轻人产生了恍惚的感觉。这是在阅读剧本《龙凤呈祥》开头时,脑子里呈现的一组画面。

《龙凤呈祥》写的是发生在2000年中期的事。以民间皮影艺人吴四宝、李喜生师徒二人对皮影的热爱为主线,运用多重时光交织的手法,有七十多年前吴爷吴叔吴父的故事,有新千年后李喜生、武强、吴晓梅的故事,宏观勾勒出皮影这个流传于孝义千年民间艺术的兴衰史和代代皮影人的付出和传承,道尽了皮影民间艺人的酸甜苦辣。整个剧本人物形象突出,艺术气息浓厚,把主人公对皮影的热爱、对传承到了青黄不接时的着急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人物、事件彰显皮影的变迁,甚至时代的变迁。

剧本中,几次与人合作创办皮影公司,创办民间皮影戏社,李喜生和几个徒弟付出的辛苦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如何与市场衔接是李喜生他们一直在琢磨的,但是社会对民间艺术的扼杀与批判又使得他们举步维艰。

戏剧性的转变出现在第106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与李喜生见面签约,在学校专门设立了一门皮影公共课程,让大学生体验皮影、爱上皮影、传承传统文化,武强和吴晓梅结婚、电视中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吴家窑洞内龙凤呈祥的皮影以及唱腔,使得画面感出现喜色。整个109回,承载了叙事的作用,传承艺术的复兴使得读者心理很轻松,在此之前,文本一直是灰色的,沉甸甸的。

110回,结尾,恩师吴四宝在唱着皮腔戏中轰然倒下,李喜生带着众年轻学徒以稚嫩的声音齐声唱响碗碗腔皮影戏,李喜生看着院中黑压压的人头泪流满面,这一段极大地增加了剧本的厚重感。

《龙凤呈祥》是现实题材舞台艺术的再现,作者马明高先生凭借对生活的熟悉和领悟,凭借多年供职文化部门的耳濡目染和创作经验,以鲜活生动的笔墨,一环扣一环,节奏有缓有疾,对主人公沮丧、颓废、绝处逢生的处境描写得比较完整,从容有序地串起了一个又一个人物和故事。但是,个人认为,剧本整体较平,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没有很感人的让人过目不忘的细节,矛盾冲突还不是很明显,如,李喜生要参加深圳文博会,王丽芳要举办婚礼这一块儿的矛盾还不够。王丽芳一个人举行婚礼不很现实,他们完全可以把婚礼日期推后。

在对白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间或夹杂着孝义方言,去演绎人物的行为举止,这样的方言虽然有助于加强故事的流畅性,但如果拍成电影后,会加重观众的理解难度。

剧本中有许多让人心生温暖的地方,如,吴四宝把龙凤呈祥皮影传给了李喜生,李喜生又传给了吴晓梅和武强。王丽芳为了支持李喜生,把房子抵押出去。大师兄把自己看病的钱借给李喜生,大师兄去世之前,交代妻子把欠条交给李喜生等。这些细节让人感动。

龙凤呈祥在该剧中的双重意义不言而喻。

纵观全文,作者在用深沉的笔墨揭示我们所处时代的共性问题,让人心酸,让人无奈。欣喜的是,近年来,保护、传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政府、学界、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正是有了李喜生等民间艺术家们数十年的坚持坚守和不断地培养传承,以及市委市政府、宣传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孝义的皮影艺术逐渐走上了一条正规的发展道路。2006年,孝义皮影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的孝义皮影、孝义皮影戏,已经成为孝义民间文化艺术的标杆。

期盼优秀的民间艺术对提升孝义文化品牌有更深的持久的影响。

文水豆腐皮

□ 梁大智

小时候,村里的街上经常传来“豆子换豆腐喽”的吆喝,就会有人用小簸箩或簸箕端出一些黄豆,换回块豆腐或一叠豆腐皮,也就成了当时农家餐桌上不可多得的副食。

那时,经常听人们讲“大象村的豆腐皮能打竹板”。大象是文水的古镇之一,是一个具有得天独厚地域优势的典型农业村,非常适合种植黄豆。由于他们产的豆腐皮味道美质量高,大象就成了我们这一带豆腐皮的代名词。

那时候豆腐、豆腐皮就是农村珍贵的食品,可以说是农村孩子的美味佳肴,但很少人有用钱买的,大都是用自产或田里捡拾的黄豆去换。

豆腐在我国是一种传统的豆制食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刘安(前179--前122),西汉时期思想家、文学家、道家人物,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在炼长生不老药时歪打正着发明了寒浆,就是现在说的豆浆。汉乐府诗《淮南王篇》写到:“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银绠汲寒浆。”有一次,刘安偶然将石膏点入寒浆之中,正巧起了化学反应,从此就有了豆腐。据从河南汉墓画像石考古发现,汉代确实已有制作豆腐的作坊了。

说起豆腐皮的发现,也有个故事呢。相传古代有位村妇正在做豆腐,刚将豆浆煮沸倒入木桶,忽听到邻家吵架便去劝架。返回来上盐卤时,豆浆表面已经结了一层皮。村妇颇觉稀奇,用筷子挑起晾干,尝之味美,第一张豆腐皮就这样诞生了。

文水豆腐皮有悠久的历史。传说,唐贞观九年(635年),武则天在文水为父亲守孝期间,特别喜欢吃当地的豆腐皮,便指定豆腐坊的赵方师傅专门提供豆腐皮。显庆五年(660年),已贵为皇后的武则天陪高唐宗驾临并州,武后设“千叟宴”宴请文水老人时,下旨诏请赵方进贡豆腐皮,然而赵方已经去世,幸好其技艺传给儿子赵鑫,便去“千叟宴”献艺。赵鑫以色香味俱佳的豆腐皮,赢得一致赞誉,武则天钦定赵家豆腐皮为皇家贡品,并赐号“方鑫”。

据文水史料记载,1949年全县有营业执照的豆腐坊8座 ,从业17人,年产豆腐60吨。1955年,全县有豆腐坊73座,从业141人,年产豆腐480吨。1985年达到120座,从业440人,年产豆腐1401吨。经营者主要为农民,他们游街串巷,自产自销。大象、门世等村生产的豆腐皮还远销太原等地。

豆腐皮作为一种传统民间食品,由于其营养丰富,口感细腻,极具保健养生之功效,所以深受文水人民的欢迎,成为最喜爱的家常菜之一。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餐桌上的副食品多起来了,但豆腐皮依然是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有的地方甚至打造了“豆腐宴”,专门制作豆腐和豆腐皮为主的菜肴。现在,大象村就有24座豆腐坊,就在离大象村不远的门世村,还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豆腐皮生产基地:山西方鑫食品有限公司。文水豆腐皮也由他们公司申报成了吕梁市非物质遗产。

我和方鑫食品的赵朝宾董事长以前也熟悉,四年前我因确定他们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曾经去考察过他的企业。听说我写的关于非遗的书,赵朝宾热情地邀请我去了他的公司。

走进宽大的车间,看起来这四年的变化还真不小。赵朝宾介绍说他们生产的豆腐皮,采用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精湛。主要原料为黄豆,采用祖传的豆浆“点浆法”制作,通过豆腐工匠师傅的口口相传的传统技艺,加上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使得文水方鑫的豆腐皮美名远扬。

其实,豆腐干制作的工艺流程也是复杂的,选豆、浸泡、洗豆、磨浆、煮浆、筛浆、点脑、破脑、拔布、切块、卤制、调味、摊凉、整理、包装……

车间里,摊凉架上挂满一张张色泽诱人、柔韧劲道、滑腻如脂、软薄如纸的豆腐皮。特别是他们根据现代人口味的多样化,生产出了多味、麻辣、酸辣、鸡汁、五香、孜然、素鸡等不同风味的豆腐皮和豆腐干,让文水豆腐皮更加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真正让人感受到文水豆腐皮的魅力。

安宁畅想

□ 王春雷

1

那宏大的安宁温暖了我的心灵

滴答滴答的钟摆
带着我走进午夜的安宁
晨光里那一抹绚烂的朝霞
陪着我迎来黎明的安宁

菜市场欢乐的一角
隔壁老大娘的脸上写满安宁
晨曦中,一群白鸽轻盈飞过
在城市的上空洒下安宁

厨房里妻子的剁饺馅儿声
传送着周末闲暇的点滴安宁
傍晚七点,卸下一天的疲惫
新闻联播的声音
为我送来流金岁月里的安宁

奔跑的藏羚羊
在雪域高原上弹奏安宁
晚风中飞扬的洁白哈达
为美丽的布达拉宫拜献安宁

啊,安宁,一个多么传神的字眼啊
当我把目光投向远方的时候
那远方的安宁点亮了我的眼睛

2

那酒泉夜色里冉冉腾空的“天宫一号”
在祖国的领空探寻安宁
那载满和平梦想的航空母舰缓缓靠港
飞翔的海鸥,在祖国的领海挥洒安宁

那天山脚下威严挺立的橄榄绿
守候着祖国边关的安宁
那天安门广场上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
又迎来祖国崭新的安宁

我们曾满含着热泪
在那坍塌与毁灭的废墟上种下安宁
布谷催春的时候
扎曲河边又跳起欢乐的锅庄
一个美丽的新汶川
为我们新生的家园送来安宁

我还有一个飞扬的梦想

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在阳光明媚的教室里
在崭新的作业本上写下安宁
让所有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
脸上挂着充满尊严的微笑
为久别的家乡,带回安宁

啊,安宁,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啊
当我要为你放声歌唱的时候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疆南疆北的歌声飘向北京
十月的中国,挥舞着丰收的安宁

3

在春江涨潮山欢水笑的那一天
满眶的泪水汹涌着我漆黑的眼睛
安宁,你是五十六个民族一起啃育的女儿啊
你张开青春的臂膀
一只手擎起了青铜器的复兴
一只手放飞了五色土的和平

你的笑声飞遍了大街小巷
你的歌声飞进了每一个家庭
你的笑声飞遍了祖国的纵横阡陌
你的歌声飞过长江,飞过黄河
催开了昆仑山上的雪莲
展飞了科尔沁草原上的雄鹰

安宁是故园静美的月色
安宁是寂寞无言的先祖庐墓前
兄弟执手的淡柳清明
紫荆花飘满芳香的时候
一百年的屈辱沧桑洗尽
我们曾流着泪
在庄严的妈祖庙前重叙安宁

还有一个兄弟时时牵挂
还有一个儿子魂牵梦萦
台湾岛啊,蜀山长碧,吴山长青
母亲时刻等着你悄悄归来
让美丽的阿里山披上彩带
在团圆的甜梦里静享安宁

我还不老(外一首)

□ 吕世豪

岁月无情 不觉中
额上就添了一道皱纹
头顶就冒出了几根白发
但你一定要守住底线
绝对不说 我已经老了
其实 人不是慢慢变老的
而只是一瞬间就会走向衰老
你只要找到瞬间这家药铺
便可抓回青春永驻的一剂中药
在岁月燃烧的灰烬中
他人只会发现你年龄的遗骸
别的什么都休想找到
所以永远不要唉声叹气
说我已经老了
这样 你才会被岁月遗忘
才会在生活的缝隙中
拍着胸脯 大声地说道
我——还——不——老

高铁从首都出发

高铁从首都出发
一路向南
每停靠一个站台
都要放下一些旅客
再装上一些旅客
列车 就如
一位风度翩翩的旅行家
背包里掏下一些乡音
又塞进一些乡愁

高铁从首都出发
一路向南
难免途中遇雨
那是乡愁脸上的
几行泪珠

红腰带,黄丝绳

□ 王化勇

爷爷是王家庄四大院里最大的败家子。

当河西的三十亩水田变成赌桌上孤注一掷的筹码;当几十头大牲口被吆喝出门,凝落成奶奶嘴角最后一丝苦笑;当“王家大院”的牌匾被捅落在地,玉碎尘中;爷爷跪在太爷的坟前厉声哀号:“爹呀爹,家没了……”太姥爷卖掉一半的家产,挑起两筐大洋还掉爷爷剩余的赌债,而后指着爷爷的鼻子说:“王秃呀,家没了,以后谁也救不了你了。要死,你就赶快死,别耽误俺闺女改嫁,要活,你就活出个人样来。”

闷闷地睡了三天,爷爷醒来后只对奶奶说了一句话:“俺想活。”

高庄桥头,队伍即发。挪着小脚的奶奶抖抖地将缝了一晚的一条红腰带系在爷爷腰间,巴掌宽的大红布,被密密的黄丝绳纳成鞋底状,爷爷挺起腰板,抱抱5岁的姑姑,亲亲3岁的爹。“等我回来,不活出个人样,就不回来见你娘仨。”“红腰带,送情郎,迎狂风,踏恶浪,鬼不助,神不帮,再难的道儿自己闯。”千千万万和爷爷一样系着红腰带的鲁北汉子,唱着家乡的小调,走在1944年最冷的冬天里。

23岁的女人领着她的一对儿女,守在桥头,等呀盼呀,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爷爷的追悼会是在区上的礼堂里召开的,当区长将一条满是子弹眼的红腰带和一张镶着金边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交到奶奶手中时,她没掉一滴眼泪,只是颤抖了一下嘴唇,挤出一句话:“他爹走的是正道,俺光荣。”

从此,王氏族谱上也有了爷爷的名字,不过他不再是王秃,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旅二连连长王殿阁。牺牲地,大别山。

每年的除夕,奶奶总要拿出那条红腰带和发了暗黄的烈士证擦了又擦,然后让爹和我上供磕头。“记住你爷的话,鬼不助,神不帮,再难的道儿自己闯。自己的柴禾好做饭呀……”

系着爷爷的红腰带,爹一生烟酒不沾,远离赌场,踏踏实实地走完一生。

系着爷爷的红腰带,我挺直腰杆走进山师的大门,成为王家庄第一个大学生。

系着爷爷的红腰带,年近不惑的我又辞去公职,踏上异乡热土,和爷爷一样走一条自己的路。

“红腰带,送情郎,迎狂风,踏恶浪,鬼不助,神不帮,再难的道儿自己闯。”

泪光涟涟,奋然前行,只因为记忆里,红腰带,黄丝绳,一条路,三世情……

我的书信情结

□ 郭新荣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就教我们写作文了。后来,在作文课上,就给我们讲写信。讲了写信的格式要求,包括:称谓、问候语、正文、结尾(要根据收信人的身份,写表示祝愿的话,以示礼貌、署名和日期)。最后,还要写信封,以及邮寄等。当时我们学写信,有写给父母的,有写给兄弟姐妹的。而最典型的是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我们的学习情况。但那些信也就是练练手而已,都没有寄出去。只是学会了写信的基本方法。而我们学写信的范文,则是毛泽东主席给他的老师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成为我们后来给老师写信的范文,有几句话至今都能背诵出来:“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而我最早将写信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则是在升入五年级的冬天。那一年冬,我四哥参军入伍,在青海省贵德县;我大哥已从部队转业至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样,给两个哥哥写信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我这个小学生的肩上。那时候写信,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父母告诉写啥就写啥,一般是写要告诉的事情以及要问询的话题。按父母说的意思,先打草稿,写好后,给父母念一遍。有需要补充的,再加上,定稿后,再抄写一遍。写好信封,等邮递员来送报纸时,把封好口的信和邮票钱给了人家,才能寄出去。那时候,寄一封平信的邮票是8分钱,全国统一,省事、方便。

将书信运用于我的生活,则是在我考入中等专业学校之后的事。那时起,我就正式写信了。给父母写信,给老师写信。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参加高考前的动员会上,兑镇中学教导主任侯绳纲老师说:“同学们考上学校,入学后,一定要写信给我。”那时候,我很天真幼稚,入学后,还真给侯绳纲老师写了一封信。但后来想,兑镇中学一年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有一百多人,都给他写信,他能看得过来吗? 也不知道他看了没有,反正,我给他写了,我就心安了。

再就是参加工作后,给班主任老师写信,给同学们写信,互通联系方式。而通信联系时间最长的则是我在校时的同桌,也是我们的班长、团支书杨雪平同学。我们互相通信达六年之久。在信中,我们交流工作经验、学习方法等,互相鼓励,共同进步。那时,我们都报考了山西刊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还给我邮寄学习资料,对我帮助很大。他给我写信,是用毛笔小楷写的行书,一挥而就,流畅漂亮。至今,我还留着他写给我的好多封信件。

我刚参加工作,是在离我们老家一百多华里的交口县城。三年后,调回孝义县城。我调回孝义工作后,给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第一个上级写信,介绍我的工作情况。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还给我回了信,信中言语恳切,指出我的优缺点和努力方向,要求我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待工作稳定之后,找对象,结婚成家。30多年过去了,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这是他对我一生的鞭策和鼓励。

把写信运用于工作中,则是我刚参加工作后。我在离县城70多里的乡镇下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给县广播站和报社写稿。写好后,则要给编辑同志写一封简短的信,连同稿件一同寄出去。

而通信时间最长的则是我远在内蒙古工作的大哥。那时候,人们家里没有电话机。而打公用电话,费用高,又不方便。要相互了解情况,或商量事情,都只能靠通信来实现。一封信往返最快需半个月。遇到有急事时,则要拍电报,把要说的事,用最简短的文字写出来,一般不超过20个字。平常我们一月一通信。后来,两三个月写一封。直到公元2000年2月,我们家里都安装了固定电话,能直接通话了,我们才不写信了。

在那个通讯设施欠发达的年代,人们通过书信交流、交往,颇有一种“家书抵万金”的感觉。我在读完一封来信,或给对方回信后,有时会有一种欣慰、成就感,那是一种超自然式的静态感觉,那种感觉与打电话的感觉,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工作单位和家里的电脑以及手机上都能上网,互相联系方便多了,再不用为信件发出去,收不到而着急、担心了。需要时,马上就可以回复。

而我给报社发稿件,或给上级部门发邮件时,还是要按照写信的格式,写几句简短的话,以表达自己的心意。